

吕氏春秋

四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機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地從

於城地不遷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賢父處鄉

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鄉人隨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大二百五十七
小百五十六

呂氏春秋卷十六

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

而已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

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

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妲己為

政賞罰無方道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肝

婦而觀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晉

其胞之

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美

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

而道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後周敬王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內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

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

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

之樂樂極則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臣故

曰中山次之居一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

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

公乃懼求國之二人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賢得史麟趙駢以為誅臣直一人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於君子之身乎其尚也曰臣聞之國之

大三百五十六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二

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國之亡也天遺一作

子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諛也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

周乃分爲二下梓置地中謂之梓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

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咽害及其身

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

留之白圭固辭棄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

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

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

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

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

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

五盡而更之則必不忘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

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

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

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

所以亡也先識

先識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以

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

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

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

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

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

也未必知其為賢也

不知則與無賢同

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

短少長多也

故王

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

絕言不得士則

無此之患

無亡國之患也

此周之所封四百餘

建封服國八百

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

日慎一日以終其世

沒世

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

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

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

六三十三十六

呂氏春秋卷十六

四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

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

惟賢者

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

世治則賢者在上

位上也

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

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不得休息而倭進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

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之中僻遠幽闇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金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

使不待禮而令使令亦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

其智能可盡也而可盡得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

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

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然有罪晏子曰諶

遽解左駮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

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友一作也今免

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

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

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

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觀行者不譏

辭欲觀人之至行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

也奔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

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

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客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也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

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

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

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歎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
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

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音果誅因受人之養而不死

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

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

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

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

觀世

六二九九

呂氏春秋卷一六

六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目也其

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瞑士未嘗照故未

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見接無由接而言見誑誑讀誑

億不詳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智也其

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

達於明見未萌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

之前故曰接遠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

者雖工不能喻矣離子貢辯敏無由戎人見暴布者

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指麻而示

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

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為昏主

謀以存將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一作

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悖或若此則國

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

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

亡身滅不自營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

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謂二丘焉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

輸寫所知使君行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

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大三十下五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

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疑也公曰易牙烹其

子以慊寡人快慊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

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官害陰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

也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

守將以此無不為也感為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

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以將以此無不為也感為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

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入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謂誰

仲父言盡於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有

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公曰

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

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

大二百九十八

呂氏春秋卷一六

得無使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

也四十社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

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

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冑也袂衣紳也蟲流出於

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而絕壽宮寢堂也而殯臣爭權莫

戶不欲人見故掩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作

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無由接見也無由

接固却其忠言却不知也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

刁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尋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

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越

王勾踐滅吳雪會稽之耻功也共秦繆公與師以襲鄭

不鳴鐘詩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

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二十舍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

也今行虧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

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君其重圖之深

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闕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亦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

也叔子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殽殽

池縣西地蹇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崖必於北方之崖為吾

尸女之易識之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

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

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師師行過周周今河南

城也公羊傳曰王城王孫滿安門而窺之王孫滿周

者西周襄王時也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

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過天子之城宜素甲

東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載而

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回建者兵超

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上

故曰力多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

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捕君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

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入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斗二牛秦三

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

東邊候晉亦作腫之道侯視也晉過是以迷惑陷入

一作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

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曰

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空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

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疆疆霸也一作若是一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

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殺而軍之大敗之獲其三帥

大二十四十六

晉文公薨未葬卷十六

十

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也哭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

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

敗於秦也智不至也言但慮世裝鄭之利不知將

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遇而言不可不信師

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

者從蹇叔言信生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師執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而可以

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

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

尤也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子產

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

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

謂也之此之也復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

也誦之也誦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

六百九十四

春秋卷一六

十一

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也時二

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

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無所能為也雖此今世

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

乎任人也任用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

夫開善山易哉開通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

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

日聽無事治也主所以為事也謗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

還反報文侯報白有貴一作責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進令將卑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將軍還走

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

也論士知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

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

矣何乃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王耶中主

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

故不可與凡舉無易為一作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

是者人巨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

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

也立而勾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勾踐破吳於

也以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況於以疆大乎武湯

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

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

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

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

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

賢則可放斂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也則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

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

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

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

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史起敬諾

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

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王曰諾使

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

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

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

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

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
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
必由啣啣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啣啣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啣啣也止善賢主以之啣啣也立
功按魏王世家子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
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
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
人君就之而不且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谿無水曰谿若白
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

大二百七十七

呂氏春秋卷十六

十四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猶

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幼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

兄也流言作亂衣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者作尚書餘七國小又元服故不載於經也故治亂存亡

其始若秋毫喻國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魯

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

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益

於行言無所執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津南記曰

亡義此子路如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謂也子路如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祗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謂魯也孔子見之以

細觀化遠也故見其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

女與吳之邊邑戲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文

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

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

反攻之也反更老罷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

舉兵侵楚之邊邑夷平吳楚以此大

隆隆當格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

昧之子也六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

帷子楚二大夫也又反伐郢又

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

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危身窮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蒲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

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三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

也宋華元率師應于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

之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羊

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

且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今日

小百九十九 秋卷十六 十五

之我為制今日御事也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

元虜為鄭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六機也饗士而

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且哉傳曰羊斟非人也

後可也古之良將下流飲之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

及羊斟而身見虜戰必悉熟備備知彼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

介其雞介甲也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一作

民之雞不勝季平子純之子郈昭伯怒傷之於昭

之宅平子名意也郈昭伯怒傷之於昭

公郈氏魯孝公子曰禘於襄公

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飲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

道無上久矣弗誅魯昭侯六僧者四十八季氏之舞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

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

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

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

而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惡

昭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速不斃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速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

道惠王秦孝子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

之親一作視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疆也少主王因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

行行去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呂氏春秋卷一六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三何益不以善為之

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也慤誠也心王失所以為聽矣

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之所以得飾鬼以人

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衰肌骨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耶皆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

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昭釐

王制法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昭釐

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整
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得通也

曰而惡壅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

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鄰父有與

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

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為也夫請

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

操金獲而奪之吏搏而吏縛之曰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以見金耳此真大有

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書而為昏以白為黑以堯

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亡其皆甚有所宥邪

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

不可不然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可者而可之

之也非是者而是之也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

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足以知物之情入之所

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

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

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不為善而從徒一作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所謂可從悖逆也逆可從者乃悖之道也是刑名異

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與不肖善邪辟可悖逆賢不肖者

逆者善之悖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立立至齊

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孫田和立為宣

王潛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故尹文問其故問

士不能知其所以為士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

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讎邪

公王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讎其讎在此二

人非欲以自讎也然二人卒讎之潛王無道齒殺之

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尹文見齊王一尹文齊人作各書

廟終日以自斃者也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

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

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作

用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

於廟一作朝中深見侮而不聞王將以為臣乎王曰

否大夫見侮而不聞則是辱也辱則寡人亦以為臣

大三百 小二百 呂氏春秋卷十六

十九

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非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為未至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曰殺人之者死傷人之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

大三百六字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二十

鬪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共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也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相公以繼絕存士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湣王繼篡國之冒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仁主謂君也分謂

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感惡氣苛

疾無自至應自從也苛疾君德合則祥瑞也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之術也曰身治則國治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用作為也遲徐也遲不勤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

也分地獨也速疾也遲無穢匿無舒遲也主亦有地

大五十六 呂氏春秋卷十七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主無

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今臣凡為

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

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謂與驥好為人臣之官事是

必多所不及矣臣言力不瞻也好自治人夫人主亦有

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

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堅窮廉直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

物也察棄物之理則四極一可有察明也有不知棄物

而自恬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也

此則百官恫擾恫動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

政門在不可以卒不可以怒此亡國之風也風王良之

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也也以善御之有道之主其

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

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

類無使放悖放縱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

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

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謂

慎也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壅塞之任

不在臣下在於人主無壅塞故曰在人主則堯舜之

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其術之等桀紂

之臣不獨鄙幽厲之王不獨辟失其理也王厲三

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今有人於此

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

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

有司也萬物一作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

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過

以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

用

以

謂以汗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任以公法而處以

貪枉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行罷怯之用

故窮窮之似葉本蛇床之類薇蕪碧靈之亂美玉非

高為馬此二類也鹿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

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

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

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

目之主性也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

為雖知其功也與和而不矜不自矜伐成而不處

弗居此謂也而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

不制於物無肯為使正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

令水止也不制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清

靜以公正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海

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流此之謂定性於大湫

性命也六命之曰無有無有形也道無故得道忘

人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故道澹然得無所慮

乃所使人得人也夫非道也亦在其道也知德忘知

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仰自之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

夫其非德也亦在其非德不能至知不幾靜乃明幾

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入猶知之

使人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

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無為而化流

行不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

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

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

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

在其人也周公流言之謗魯隱有雀巫之難故曰

夫其不全也推其本情但嘗蔡德邪不達聖人之是

皆也其大乎子翬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

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

矣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

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澤被

天下而莫知其所以自姓自姓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

是也有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

審分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

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高外欲不入謂之閉既高而

又閉天之用密有唯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法天之

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正安身以盛心心

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鴻範曰惟天陰

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外陟也言天覆生

義也仁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

道以因入之知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明不能察編遠

故彌也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闕事耳目深思慮

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不出

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不出戶庭而知天

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成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

陰也召反東海之極水至而反還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

寒暑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至精無象

而萬物以化說與吳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

其職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

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在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

有以知君之感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明君

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

君而在於臣臣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其物不可悉識備識有事則有不恢矣亦

備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

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軸軸各自有材夫國豈特

為車哉但特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

車也也方道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道也唯有

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結鄙人不能解也元王

卷之九十七

五

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

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

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

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

其瑟前曰我効於子効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

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激射其獸走與故思慮自

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智差自亡也差過也

欲以自奮能自殃肆奮無道自取其有處自

狂也故至神道途悠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習俗

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列群而無不同同君民孤寡而

不可障壅障壅名譽者不可防障此則姦邪之情

得得猶也而險陂諛憲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由入

也用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

也順人主好以已為已所好情所則守職者會職而阿

主之為矣從阿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

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

薛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稷稷官

六三
卷之六
六十七

六

子疏曰能指音 舉陶作刑 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刑有

昆吾作陶 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之子

夏鮌作城 鮌禹父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 當合也然

而非主 一作 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 長 人主以好暴 一作 示能以好唱自

奮 奮 人臣以不爭持位 君考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 以

聽從取容 自意曲從 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 有司大臣也

臣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為有司 是臣得

後隨以進其業 後隨隨後也其業也 君臣不定 君不君臣不臣

耳雖聞不可以聽 聽不可立音 目雖見不可以視 不可

心雖知不可以舉 舉不可音 勢使之也 言其人不忠

凡耳之聞也藉於靜 藉假也靜無聲 心之知也

藉於理 藉於義非理不決 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

者廢矣 三官耳目心 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

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

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 雖知

利

利

利

世言不知仁義與就利辟害之本也去其本而馳騁

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禽

其本者弗為也不至則不知則不信言不

君不信備仁義無致為無滑者不可令知水亡國之

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有土之君能察此言

也則灾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

數行其理為可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禘廟之牲其豕

小昭釐謚也晉宣子起之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

陽生景侯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

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言識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

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

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

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

則亂任用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

其所以知識甚闕短闕其所以聞見其淺以淺闕博居

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十里之間而

耳不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

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南撫多顛南極南極多顛

之國

之國

之國

西極之國北極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

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

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

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

治紀一作治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主者其所為少

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

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

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得有司請事於

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

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所遠近

臣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

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

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

食故曰不嘗藜羹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

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間謁孔子而進

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

回攬而飯之煤室入煤室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

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

不足恃記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識故知非難也孔

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江表

四曰人之意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故李子曰非

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

有似於此似作君而好治人官職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

人時有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

者也精被簞日用而不藏於筮被簞或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筮喻人

職與被簞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則志衰

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容

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

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狄儀作酒高元作室虞姁

作舟伯益作井赤翼作曰棄雅一作特作駕寒哀作御

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筮著此二

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

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

也在上官使人任其事聖王之所以不能也所以能之

也故盡畢其巧能也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

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思慮勞神是養神也

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

大正九年八月廿七日

一

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而無所窮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

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精通

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

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黔首畢樂其志

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

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管

子復於桓公白復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邀登降辭讓進退閑

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人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

以親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有箴尹之

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論交也車軌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

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制大司馬之決獄折中不殺

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

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

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管子

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

管子卷之四十五
管子春秋卷之七

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
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
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無
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
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
慎作職而莫敢愉縱解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上
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狀心下如十
卷之九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

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盡辭不

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不肖各反其質本

質其行情不離其素素授也本性純樸不蒙厚純樸

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

不聽之聽者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

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

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

之言謂之朝正有用之言凡朝也者相與名理義

也名致相與植法則也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

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偽

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

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

命無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而不為故子華子曰厚而

不博敬守一事也子華子體道入正事正性是喜群衆不周

而務成一能能言公正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

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

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六三九民春卷下

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

若此則愚拙者謂矣愚君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

詔詔多則請者愈多矣亂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

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必固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大是之

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固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因循

不改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

道以柰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為實

因循長善不度自然之性故以不可

秦向為實也實一作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

陽竒怪之所際皆四夷主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

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矣以用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

之矣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

畢力也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六三

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

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不能為霸王之

非苟遠也釋之任苞人釣者與仇人僕虜亦河之也持

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苞人即伊尹釣者即

其勇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

小大而材木矣力一作而知人數矣相功也

文尺而知用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

殷之與管夷吾百里奚聽也而天下知齊秦之霸

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

周之與管夷吾百里奚聽也而天下知齊秦之霸

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

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
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中當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
乎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失之乎

勢求之乎國危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

勝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

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

此察也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達不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閩越或

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

也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之畿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

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

也故曰其大不若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衆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

出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王者之封

大正初年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海上有十里

之諸侯遠也十里小國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也家室也王者以

以天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

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

舉而加網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網紀加之於所用

彌大所欲彌易濟用大使小欲盡湯其無郟武其無歧

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鄒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之湯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

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以重使輕從從以輕使重

凶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

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戢尊其實不戢多多實

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

尚為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

易易苦糾之民糾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窮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因

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其姦止此

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

冢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

以行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

大易卷之十七

十六

易臣也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

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

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

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

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

焉尊卑皆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

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

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

篇在申不害韓非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法書四十二

前申韓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屈也積兔滿

市行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

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王畫界

各守其封莊王圍宋九月莊王在魯宣十五年康

王圍宋五月康王病不以告故不書於聲王圍

宋十月聲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

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

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

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

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陳成臣恐其相

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

大正二十五年
卷五

十七

一於類去簡公曰非而汝一作細人所不能識一作也居無
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
太息曰余不能用執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
勢雖悔無聽執也與無悔同恨悔是不知恃可恃而恃
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慎勢

七曰聽群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衆人之議也

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言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

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

齊死生等古公也陽生貴已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陽子孫

臧貴勢孫臧楚人為齊臣作謀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第

也也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

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

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者其唯聖

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

成也

成也

成也

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區革改也不自

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濁清商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正者主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

亂令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閭者不一也驪馬驪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駟策轡

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

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

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

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為

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

月窮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也田駢以道

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

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彭祖以壽三代

大正

臣民春秋卷十七

七

以昌我彭祖毅賢大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

五帝以昭神農以鴻高辛帝堯帝軒轅高陽帝嚳

治世體道昭明也詩以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

矣夫西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焉商文曰何謂也吳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也若如曰今日置

質為臣其主安重委置猶也今日釋置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請曰士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接梓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

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問文曰善子

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命百不定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也與

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

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

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譜之於武侯傾造

大難身不得死焉裂衣之難車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而

不勝於越越王夫差踐破吳齊勝於宋齊宣王伐而不

勝於燕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

知長短羸絀之化邪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論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虛稱不可以為致則說者不敢

妄言其為名實也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孔思請

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

去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

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

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去

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

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

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

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忠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

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

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韓氏為

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

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

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

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

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

厚也厚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非遂成

其魏昭王問於田誦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之子襄

也東宮之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婦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

不可言田誦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

生聖于也田誦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

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

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

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

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已謂昭王有非其

有田誦不察也察知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

偃止也治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

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蘭離石

入秦秦二縣叛趙自今屬西而王縞素出一作總縞素出

大... 言氏...



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秦得

地而王出一作總秦得蘭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

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

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君

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

後也八世平侯之子也秦敗其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天擇家與藏之於官

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天擇家與藏之於官

如在上也為官言不如其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

如在民也為民言不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

矣聽國父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

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不害之

為吾相也夫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之辭申向

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

戰請問孰病哉孰誰公子沓無以應應答戰者不習

也不慣習見尊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意者恭節而

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

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言以嚴駟者

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言以嚴駟者

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言以嚴駟者

審應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

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

古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

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憂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此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授

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前桐葉以

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

娠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虞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

叔為晉侯周公曰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正輔荆莊王立三年不

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

禁諫者今子諫何故也禁止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

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施設也何不施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使王射不動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

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

以覽民則也覽觀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

駭人冲至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悅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

謂邪成公賈之譏也賢於太宰韞之說也太宰韞之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楚韞晉栢州犁之子州犁奔

成公賈之譏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與

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謔日之役者有執躐瘠而上視

者躐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

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

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

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克盈手足矜者

兵革之色也矜嚴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克

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唯善匿弗能隱矣匿藏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聃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

呂氏春秋卷二十八

六

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取而來吾將玩之

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

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

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周公旦曰勿言故

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

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

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

知周必病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

窺猶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

見

見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

温伯雪子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

夫八者目擊一作解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

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

也合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

微言乎孔子不應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

皆稱公子建為費無極於諸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

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在父令尹子西子期率師

齊報父之仇許而未行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

微言微言曰陰謀密事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

言若石沈沒孔子曰沒人能取之沒行水中之白公

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

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且牙齊桓白公曰然則人不

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

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言仁義大白公弗得也弗得

之知言知謂則不以言矣微言言者謂之屬也不謂

不義求魚者濡爭獸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

至為無為無為乃無為無為因天

死於法室末小子期而白公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

冠也公一曰室澤浴室地齊桓公合諸侯也合會

春秋卷一

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
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
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矣

精論

四曰言者以論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
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一本作
成黨眾口熏天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
惑之也惑分疑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
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
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

大三十六

長春秋卷十八

九

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
子產令無致書鄧析何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
窮蓋不可無辨也辨所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
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禁為治法故辨而不當理
則偽也偽也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
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洧水甚大鄭之富人
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
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
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患
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

民傷之有功得民別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等辨

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箕子

弘以此死以世論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

庶幾也高容紂時聖人老子周公召公以此疑蔡流

言故疑也論語曰有周范蠡子胥以此流放死生

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讓辨無子產治鄭鄧析務難

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碎民

之戲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

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一作變所欲勝因勝所

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

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

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此所以

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

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

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

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

大不義也其所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

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

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

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大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

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大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

卷一八

橫說魏王魏王魏王以六國為從也約車十乘將

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

橫髡合關東從一為未足復說欲連關也失從之意又失

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少寡其有辯不若無辯同

鼎著僅而齧其指先生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能

之巧工也以巧問天下周家鑄鼎著僅以非使自製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以地

殊假令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

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

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非所

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

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

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

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

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

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孫也平原

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

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

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臧三牙公孫龍言

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言三牙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

不得度關因言馬白北白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

頗明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

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

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

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

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也荆柱

國莊伯在國官名若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

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消人取

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

下十合為三十一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二少而均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辯之使無罪

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

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

亡緇衣此實真一作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

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

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橫認路婦緇衣

言宋亂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

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唐鞅對曰王

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

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

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

無對鞅今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為

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一作良人民人皆善

之惠子惠苑宋人也仕魏為東獻之惠三惠王善之

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翦黃惠王曰可行耶

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

大木者前呼與譎後亦應之此其於墨大木者善矣

與譎或作邪譎前人倡後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

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大木也夫國亦

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故曰善而不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

矣辭雖一作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也猶向察而以達

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

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

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

大木者前呼與譎後亦應之此其於墨大木者善矣

民春秋卷一

三

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聽從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

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
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
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

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
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無此今無其

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郵郵邑名
於郵將服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

也惠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

難於魏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
境內也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螳螂農夫

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曰實食葉曰螳
今兖州謂螳為騰論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義者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

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
其害稼亦甚矣甚於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

相應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歸

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使工女化而

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

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之者也而能

公何事比施於騰蛆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

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

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

不勝用勝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術

之惡為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乃請令周

大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圍邯鄲

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也國家空虛竭也天下

之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眾庶誹謗怨望諸侯不舉

道一作舉也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

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中舉大不前呼與獨亦

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口宜也嘗謝負於翟

社稷而從其謀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寶名

止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

賊天下莫大焉害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

幸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

匡章之非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

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

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

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以陷讀一作墮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侵之家氏也家氏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過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甘以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也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立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立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而五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難焦燥難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可用螭讀龜之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誦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說邪白圭之論自恃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

魏魏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

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

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

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

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

今大王曰我其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

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難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是然曰今王興兵而

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

大三十六年呂氏未末末十八

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

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頌曰公不愛趙

天下必從周頌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

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頌曰欲之路

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卯割絳窳安邑

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徒於魏王

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滅為

司徒無用卯魏臣亦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

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

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滅為司徒無用公請

甚賤公請

印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

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孟印

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

絳宥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之一作善牛也言王使

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身王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

疑疑也臣見令臣責令秦印雖賢固能乎言不居三

日魏王乃聽起賈印聽起賈言用凡人主之與其大官

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

兩也謂分絳宥安邑而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

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田所欲秦亦令孟印得

其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

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徒以棄其責

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誑魏王誑詐也詩綰

未為帝也詐魏王言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

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

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

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

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

王曰甚善然乃輒輟行輒秦不秦雖大勝於長平三

史記卷六十八 呂氏春秋卷一八

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衆於長平故曰大勝也

當此時也两周全其比存魏舉陶削

之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

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耶夫未可以入而

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將大將可以入而

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逢蒙繁弱於此而一作向

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逢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

為弓名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

呂氏春秋卷十八

十九

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

於鄣薄矣薄或作毫武王嘗窮於畢程矣

伊尹嘗

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

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

術也子賤孔子弟將辭而行請近

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

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

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

不善子勉歸矣勉猶也二吏歸報

有

百

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賤
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賤
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
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
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遣而
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
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
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
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
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

呂氏春秋卷十八

取小魚也

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之化爲盡類也故不欲

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

民闇行闇夜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

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

行於遠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

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

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

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

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有

說與治之務莫如誠以誠誠則信世有之聽言哀者不
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明也說與治不誠
其動人心不神不誠不神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十一

